

# 台港散文选真

• 喻大翔 编 •



TAIG  
XUAN

127402

1267  
6848

# 台港散文选真

喻大翔 编



武汉出版社

台港散文选真  
TAIGANG SANWEN XUANZHEN  
喻大翔 编

---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三眼桥一村附160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125 2插页 字数209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  
定价：3.50元  
ISBN 7—5430—0118—7/I·12

---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颇为齐整的台港现代散文选集，共收入五十九位台港散文家的代表作八十四篇。这些散文都建立在现代意识上：写自我，写他人；写爱情，写友谊；写文化，写风景；写英雄，写凡人；写政治，写琐事；写人生，写金钱；笔触所至，全无掩饰的痕迹，作者内心的那份真，于字里行间灼灼可见。在艺术表现上，除保留传统的手法外，现代色彩非常浓郁，或内心独白，或意识流动，或荒诞奇诡，或象征诗化，构成了这本选集多彩的艺术魅力。

序：

## 论散文的真及其它

喻大翔

许多年来，“真善美”成了一个畸形的幌子。一些人大晃其美。善，尤其是真，被撵到经纬之交的最后一个点上。过分强调美，一个劲往美里美气里钻，却小视了三者深刻的矛盾与和谐。真难道一定比美的价值小么？更不用说美而不真的玩艺了。

然而，不真的作品仍是泛滥，散文几几成灾！“绝假纯真”哪儿去了？“我手写我心”哪儿去了？“先心后体”哪儿去了？“割自己的心”哪儿去了？散文偏离写真心的传统久矣！不“贞”是对自我纯洁的出卖，不“针”是对社会现实的逃离，不“甄”是盲于是非良莠的懦怯者，不“珍”是放弃一个公民、一个作家的自然权力。总之，不真是散文走向假真、虚美、伪善、肤浅、矫揉甚或谄媚的罪恶之源。在有些人“锲而不舍”地对真实、真诚、真挚、真心的摧毁中，散文特别需要建立对“真”的信念，裸呈自己，直写我心。

在健康人身上和行动上，真的同时也就是善的和美的。我对索罗金和马斯洛的观点抱有信心。作者将真心直叙、直抒、直陈、直泻而出，一丝不挂，是散文文体的独特之处，

也是读者的阅读渴望。离开这个内核，惜花护草也好，哲理名言也好，悲天悯人也好，只能是自欺欺人。真，是散文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级的。它富有极大的容涵，立体的、客体的、个人的、社会的、具象的、抽象的、艺术的、生活的、可知的、神秘的，无所不包。如果还要提倡善和美的话，在有人将许多美好的概念去其筋骨、只披衣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再加上一个字，合成真善与真美。

人的心是一个复杂的沉积，世界的一切在这儿纵横交错，丰繁而无定。溶在心里的真，还原到社会就是生活的真，发而为散文就是艺术的真。在散文这个“傻瓜”文体面前，只有写真心，真心写，你才配作为一个真作家、真人而存在。散文的真如此重要，那么，我所希望的真到底如何呢？

笔者认为，散文的真可分几个层次，层层深入，又共融共铸：

“真”的五层次	
一	对象的真
二	主体的真
三	时代的真
四	文化的真
五	人类的真

对象的真即是材料的真，为散文的客观性。可分两个方面：一面是自然物象与红尘中人。由于人与人的个性隔离、社会障碍，由于人对自然物象所知有限，纯真是很难达到的。很

多时候，由于作者的需要，散文里也就是真假杂揉。一面的对象就是作者自己，自身或自心。象三毛的《说给自己听》、王英琦的《我遗失了什么》。写与被写，作者承担着两种身分，而必真则是同一的要求，否则流于自我玩弄。可见，对象的真既有重要的也有不重要的。

主体的真则为散文的主体性，指作者的直觉、情感、心理与思想等。由于人的天性，又人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在特定的环境下，主体的真是很不可靠的。不少现代的作家进入当代，要么否定以前的创作，要么越写越糟即是明证。只有牢记人类共存的真诚法则，冲破角色与环境的局限，真才可能来到。主体之真是散文创作的中介，它制约对象，又被更深的层次制约，被对象选择，又选择其它更深的层次。

时代的真指散文的时代性或时代精神，是产生散文或散文所产生的共时状态的社会环境与生活，以政治为核心。由于当代是一种浅历史，没有沉淀；又由于种种社会政治的特别约束，还由于主体对时代存在的感觉的真与不真，这层真是不稳定的。有真有假，或真或假，真假难辨，极真极假，都有可能。但是长期以来，我们要求于文学包括散文的最高标准就是反映时代，此乃求乎其中也！有的散文如《雪浪花》愈读愈假，有的散文如《秋色赋》除了让人反思时代与文人，恐怕别的益处不多，此乃得乎其下也！时代的真控制大部分主体，而它又被文化所控制。

文化的真乃指散文的哲理性，是以哲学为核心的广文化传统。它从个人、社区、民族心理的层面上，多少决定着现存的状态。只有少数杰出的人才能理性地反抗文化劣面的制约，而中国庞大的散文队伍中确有这样的人。不过，文化具

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性，如东方文化、西方文化、鲁文化、楚文化。散文未免在一定时空为真，而另一时空则为假。罗素的《如何度晚年》，要是中国的传统老人看了，定会吹胡子瞪眼睛的。文化的任何一个侧面的研究，只能更接近人，而不能穷尽和超越人。

人类的真就是人的真，人性的真。一种绝对超越的真，跨具象、跨个体、跨时代、跨文化。建立在这个层次上的散文，有一种普遍而永恒的真实，其特点是只真不假。对于爱情的追慕与哀怨，对于自由的渴求与压制，对于死亡的向往与恐惧，对于传统的维护与反叛，对于生的赞美与烦恼，这些尽管在不同的文化圈、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主体身上有着不同的内涵，不同的准则，不同的需要，不同的表现方式与途径，也有着不同的影响与力量，但基本的欲求与需要是不会消逝的。正是在这个基点上，人类才互相理解着又互相仇恨着，互相吸引着又互相排斥着，这也是人类的天性使然。对于假的、丑的、恶的，人性中有一种先天的内心尺度，健康的作者写了它们，越是真的，也就越在健康读者的同一尺度的裁判之中，此时此地的社会就让人看得更清白，而真善美的生长也会更有决心。因为，求真、真善与真美，正是内心尺度的主要内容。优秀的散文，就在于从极富个性的人与时代中，挖掘先天存在的对于丑陋的抗体，那种指望从悖于本性的某些不带普遍意义的人为规范来拯救人的幻想，总难以变为现实。所以，人类的真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人、人性、人类的欲望是发生一切人文现象的原生力量，个别与抽象互为依存、生生不息，一味反对哲学、政治、伦理等的普遍与抽象，人、社会就难免遗失在具象的支离破碎之中。散

文脱离这个轨道，也只能迷惘在琐细之谷，永远不能飞升。”

我所追求的真就是在一篇满意的散文里，通过对象真的载体，经过主体真的化解与选择，穿越时代与文化，而达到人性的共真。然后，拨开共性，向下层层反观，我们又可把握到人性、文化、时代、主体与对象独特的具体性及其在特定环境中的演化。另外，排斥顺逆观照的两个角度，抽取其中着力叙写的任何一层，只要真正达到了包含时代又超越时代的程度，则必然走向文化与人性。以上五个层面，在外力与内力，偶然与必然，永恒与短暂，释放与压抑，死亡与生长的种种矛盾交感运动中，使我们看到了真的生活、真的人物、真的思想与情绪，也看到了沉积在心而不得不外射，并诚望参与改变的散文。这样的散文将冲决一切藩篱，把真作为首要的也是最后的目的。而善和美，如果有的话，也是一种自然的泄露和伴与，那些仅从文字、语句、形象与音响去追求美的散文，并没有得到散文的神髓。我并不反对散文的艺术技巧，恰恰相反，我历来主张散文是一个传统，内容与技巧的任一要素都直接关系到散文的整体素质，真而不达，也不能至真。但是，在迷于物象、阻于个体、限于时代、茫于文化、而主体人性越发自我疏离的时代，散文裸呈自己，直写我心，对于现代人类自身的寻找与完善，乃是目前最为急迫的。没有一种文体象散文这样能担负起历史如此沉重的响往。

台湾散文家肖白说：“求真是痛苦而又奢侈的欲望。”（《摘云篇·6》）振作现代精神，勇敢地举起真的旗帜吧，散文作者们，挣脱两面人的苦痛，真诚、贞洁、针砭、甄别、珍视，在建立起真的自我的同时，也建立起真的散

文，真的民族，真的类。

鉴于以上认识，我编了《台港散文选真》。共五十九家。这些散文都建立在现代意识之上，写自我，写他人，写爱情，写朋友，写文化，写风景，写英雄，写凡人，写政治，写琐事，写人生，写金钱……笔触所到，都无掩饰的企图，内心的那份真，灼灼可见，甚或相生相撞。风格上，有老者仍遗存温柔敦厚的古韵，但与古人的往往远离自心迥然有别。由于大众传播的环境之不同，部分海外华人作家尤其是香港的散文家，笔触深入到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可见与难见的很多深层角落，大悲大哀、大欢大爱、意气纵横、落宕不羁，那无遮拦的自由与勇敢是令我每每读之不免垂涎的精神之羨，当然，还有柏杨。还有龙应台。……多一颗心，多一根喉咙，多一张嘴巴，多一个思想，我们的民族不是多一份财富、少一点闪失么？艺术表现上，这些散文除保留传统的手法外，现代色彩非常浓郁。内心独白、意识流动、荒诞奇诡、叙述快速、意象跳荡、象征诗化、论析理性、抒情大胆、随谈幽默，还有象余光中、许达然对于方块文字在节奏、音乐、隐喻、反讽、重叠、变异等奇妙的运用上，几近汉语创作的极至。尤其，我喜爱香港散文家独创的一种小品，非叙述、非抒情、非议论，然揉而出之，精巧深刻，人情味浓，为大陆台湾都不能比肩。说香港没有文化，恐怕有沙漠人自语之嫌罢。总之，真而能裸，笔而能达，每篇都成一个可读的真散文系统，我相信，她在大陆的散文爱好者面前，会展露自己的魅力。

中国当代散文近四十年的发展，我总觉得台港的成就卓

著。每跟朋友谈起，不免喜形于色。现在有这个机会，让我的意思有一些表达，得感谢良原兄与武汉出版社。而此书的能够集成，则受到非马、许达然、杨牧、黄维梁、梁锡华、陈若曦、曹又方、东瑞、南思、张君默、李碧华、李黎、秦松等先生的直接帮助与赐教，没有他们先后从美国与香港等地寄赠大作，我编选的目标，无论如何是达不到的。另外，香港的何紫、小思、范业安、汉闻、董鼎山、马国亮先生都给予我极大支持，他们各自的成就，只有在《中国散文大辞典》里再作详细介绍了。

1988年5月于武昌桂子山

# 目 录

序：论散文的真及其它	喻大翔
<b>三毛</b>	一生的战役 ( 1 )
	说给自己听 ( 11 )
<b>马宏祥</b>	血色鲜红的美国姑娘 ( 19 )
<b>邓玉焯</b>	YASUKO之(二) ( 22 )
	吾爱 ( 24 )
<b>尹怀文</b>	舍“我”其谁 ( 26 )
<b>王尚义</b>	超人的悲剧 ( 28 )
	——悼一位朋友的死
<b>王敬羲</b>	婴啼 ( 35 )
<b>王鼎钧</b>	欲 ( 39 )
<b>龙应台</b>	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 42 )
	美丽的权利 ( 46 )
	正眼看西方 ( 49 )
<b>艾 麋</b>	夜语 ( 54 )
<b>东 瑞</b>	迷人的大地 ( 58 )
<b>许达然</b>	山河草 ( 62 )
	等，等等 ( 65 )

<b>华天浪</b>	动物与人	( 69 )
<b>刘以鬯</b>	记叶灵凤	( 71 )
<b>李乐薇</b>	我的空中楼阁	( 81 )
<b>李 蓝</b>	那一点点蚀去的岁月	( 84 )
<b>李碧华</b>	死海	( 93 )
<b>李 默</b>	琴想	( 95 )
	安全感	( 97 )
<b>杨 牧</b>	山窗下	( 99 )
	柏克莱的精神	( 103 )
<b>何 紫</b>	揶揄之音	( 110 )
<b>何锦玲</b>	迎新	( 112 )
<b>阿 濂</b>	没有壳的蜗牛	( 114 )
<b>陈之藩</b>	丹诺自传	( 116 )
<b>陈克环</b>	谈“吃”	( 121 )
	哀文人	( 126 )
<b>陈若曦</b>	我儿子的妈妈	( 128 )
	久违了，曼荷莲学院	( 137 )
<b>吴鲁芹</b>	懒散	( 146 )
<b>肖 白</b>	八月	( 153 )
	摘云篇	( 156 )
<b>岑逸飞</b>	假如我是画家	( 159 )
<b>余光中</b>	登楼赋	( 161 )
	听听那冷雨	( 168 )
<b>张文达</b>	倒影	( 175 )
<b>张乐乐</b>	无情	( 178 )
	等待果陀	( 180 )

	码头上的风	( 181 )
	拦入溪	( 182 )
<b>张君默</b>	脸谱	( 184 )
	来生是张期票	( 186 )
<b>张秀亚</b>	迁居	( 188 )
<b>张晓风</b>	初绽的诗篇(选二)	( 194 )
<b>非 马</b>	不为死猫写悼歌	( 198 )
<b>林语堂</b>	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 201 )
<b>孟祥森</b>	幻日手记	( 205 )
<b>罗珞珈</b>	男人·女人——战争	( 209 )
<b>洛 夫</b>	鞋声	( 214 )
<b>柏 杨</b>	臭鞋大阵	( 217 )
<b>胡品清</b>	告别读者	( 221 )
<b>赵 云</b>	英雄	( 226 )
<b>南 思</b>	人的眼睛	( 232 )
<b>思 果</b>	隔	( 234 )
<b>秦天南</b>	书生与雨	( 242 )
	闲山静水	( 244 )
	五个音符	( 246 )
<b>秦 松</b>	风是化石的脸	( 248 )
<b>柴娃娃</b>	多面爱情	( 251 )
	理性地爱	( 253 )
<b>徐钟佩</b>	相逢不相识	( 255 )
<b>曹又方</b>	日本情结	( 259 )
<b>黄洁心</b>	爱的矛盾	( 264 )
<b>黄维梁</b>	伟大和卑劣	( 266 )

	投下期望的一票	( 268 )
黄 露	钱	( 271 )
梁实秋	旧	( 273 )
梁锡华	你不肯，我就	( 277 )
	盗道	( 279 )
曾敏之	谈“谏”	( 281 )
琦 君	人鼠之间	( 284 )
傅孝先	从女权谈到中国文学的缺点	( 289 )
	从“生不逢辰”说起	( 293 )
简而清	永恒一瞬	( 298 )
颤元叔	哀哉肉体	( 300 )
潘柳黛	男女不同	( 306 )
	变化多端	( 307 )
	大情人	( 308 )
	不妨一试	( 309 )
	淑女典型	( 310 )

## 一生的战役

妹妹：

这是近年来，你写出的最好的一篇文章，写出了生命的真正意义，不说教，但不知不觉中说了一个大教。谦卑中显出了无比的意义。我读后深为感动，深为有这样一枝小草而骄傲。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整个宇宙的生命，感觉有了曙光和朝阳。草，虽烧不尽，但仍应呵护，不要践踏。

父留 一九八三·四·八

爸爸：

今天是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星期五。

是早晨十一点才起床的。不是星期天，你不在家，对于晚起这件事情，我也比较放心，起码你看不见，我就安心。

凌晨由阳明山回来的时候，妈妈和你已经睡了。

虽然住在台湾，虽然也是父女，可是我不是住在宿舍里，就是深夜才回家。你也晓得，我不只是在玩，是又在玩又在工作。白天杂务和上课，深夜批改作文写稿和看书。我起床时，你往往已去办公室，你回家来，我又不见了。

今天早晨，看见你的留条和联合报整整齐齐地夹在一

起，放在我睡房的门口。

我拿起来，自己的文章《朝阳为谁升起》在报上刊出来了。

你的信，是看完了这篇文字留给我的。

同住一幢公寓，父女之间的谈话，却要靠留条子来转达，心里自然难过。

翻了一下记事簿，上面必须做的事情排得满满的。今天，又不能在你下班的时候，替你开门，喊一声爸爸，然后接过你的公事包，替你拿出拖鞋，再泡一杯龙井茶给你。

所能为一个父亲做的事情，好似只有这一些，而我，都没能做到。

你留的信，很快的读了一遍，再慢读了一遍，眼泪夺眶而出。

爸爸，那一刹那，心里只有一个马上就死掉的念头，只因为，在这封信里，是你，你对我说：爸爸深以为有这样一枝小草而骄傲。

这一生，你写了无数的信给我，一如慈爱的妈妈，可是这一封今天的……

等你这一句话，等了一生一世，只等你：我的父亲，亲口说出来，肯定了我在这个家庭里一辈子消除不掉的自卑和心虚。

不能在情绪上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反应，只怕妈妈进来看见，我将整个的脸浸在冷水里，浸到湿眼睛和自来水分不清了，才开始刷牙。

妈妈，她是伟大的，这个二十岁就成婚的妇人，为了我们，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成为丈夫儿女的俘虏。她不